

zhongxueshen kewai wenxue mingzhu bidu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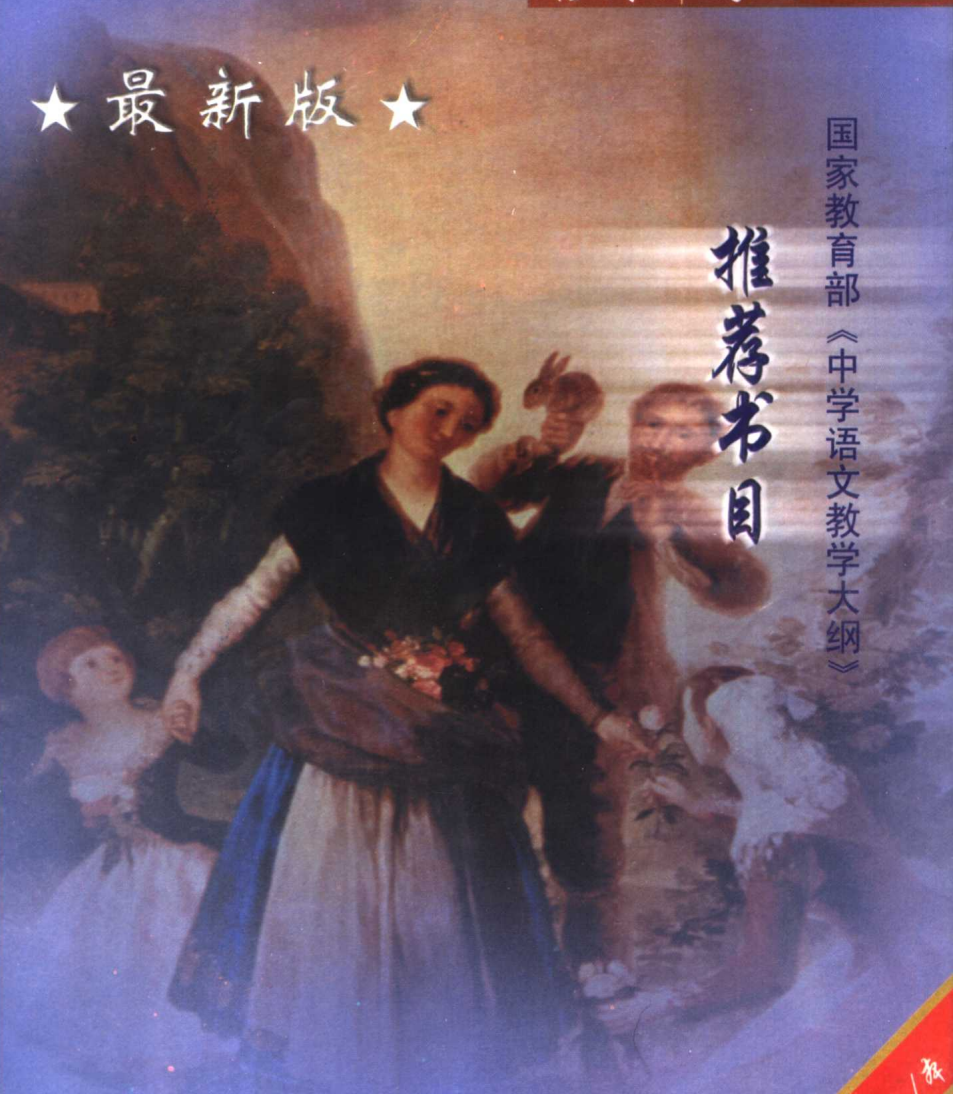
欧也妮·葛朗台

格列佛游记

★ 最新版 ★

推荐书目

国家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17元/册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

44

读—

zhongxueshen kewai wenxue mingzhu bidu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

欧也妮·葛朗台

格列佛游记

★ 最新版 ★

推荐书目

国家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11元/册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 著

第一卷

利立浦特游记

第一章

作者概述家世以及出游时最初的原因。他在海上覆舟遇险后，泅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境内安全上陆；他当了俘虏，被押解到内地。

在诺丁汉郡我父亲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那年我十四岁。我在那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直住了三年。虽然家里给我的学费很少，可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他是伦敦城著名外科医生；我跟他学了四年。这期间父亲偶尔也寄给我小额款项，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知识，对有志旅行的人来说这都很有好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会出外去旅行的。我辞别了贝茨先生，回家去见父亲；亏了他老人家、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他们给我凑了四十镑，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以便使我能在莱顿求学。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所以我在莱顿学习医学，一共两年零七个月。

不久我从莱顿回来，恩师贝茨先生就推荐我到“燕子号”商船去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船长是亚伯拉罕·潘耐尔。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和其他地方。回来以后受到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决心留在伦敦，并且租下了老周瑞街一座小房的一部分房间；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爱德蒙·勃尔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勃尔顿小姐结婚，她是新门街作袜子、内衣生意的。我们得到了四百镑嫁资。

然而，两年以后恩师贝茨不幸逝世，我不肯违背良心学我们许多同行那样胡作非为，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生意渐渐萧条。我跟妻子

和几位熟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去航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里曾几次航行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从而不断增加。总有许多书籍在我身边，没事的时候我就读古代的和现代的最好作品；我到岸上去的时候，就观察各地人民的风俗、人情，仗着自己记性好，也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学起来非常快。

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却不怎么顺利，这使我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想呆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尔后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帮里找点活干，结果还是无济于事。这样过了三年，走运的希望彻底破灭，我于是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的聘请，那时他正要向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而且给我很优厚的待遇。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脱开船。我得到了很优厚的待遇，最初我们的航行也是很顺利的。

由于某些原因，告诉读者这一带海上航行的详情细节似乎不大恰当，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形也就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太平洋上万迪门兰的西北方。根据观测，我们知道所在地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我们船员中因为操劳过度和饮食恶劣，受尽折磨而死了十二个人，剩下的人身体也很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沉霾多雾，水手们发现在离船不到三百英尺的地方有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太猛烈，我们的船直向礁石撞去，触礁后船身立刻裂开。连我在内六个船员，把救生艇放下海去，想尽办法脱离大船和礁石。因为我们在大船上时，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据我估计，我们大约划出了三里格远，就再也划不动了。我们只得听任波涛摆布，半个多钟头过去了，突然又从北方刮来一阵狂风，一下子把小艇刮翻了，我说不出来，小艇上的同伴，以及那些脱险在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样了，但是可以断定他们全死了。我自己呢，却听天由命地漂流着，被风浪向前方推着。每过几分钟我就把腿伸下去，却总探不到底；当我再也挣扎不动，快要不行时，我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能淹没头顶了，这时风暴也大大减弱。海底的坡度很小，我向前走了一英里多路，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才走到岸上。接着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路，也没有发现什么房屋和居民的踪影；其实就算有，我也十有八九看不到，因

为那时我的身体是十分虚弱的。我非常疲惫，加上天气炎热，再加上离开大船之前喝过半品脱白兰地酒，所以很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软绵绵的，我还从来没睡得这样甜甜。我醒来时，恰好天亮。据我推算，我睡了约摸九个钟头。我想起来，却动弹不得，只好仰天躺着，这时才发现胳膊、腿都紧紧地被缚在地上；又长又密的头发，也被缚在地上。我觉察到从腋窝到身上、大腿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往上看，太阳渐渐热起来，被阳光刺痛了眼睛。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走过我胸脯，慢慢地走上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最大努力让眼睛看下面，却看到了一个活人背背箭囊，手持弓箭，好笑的是，他身高至多六英寸。同时，我感觉到至少还有四十多个一模一样的人跟在他的后面。我非常吃惊，大吼了起来，他们吓得回头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下跳，竟摔伤了。但是不久他们又走了回来。有一个人竟敢走到他能看到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他举起两手抬眼仰视，用尖锐而清晰的声音高喊：“海琴那·带古尔”表示惊讶，由于我根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所以尽管其他小人儿又喊了几遍，我还是莫明其妙。读者们可以想见，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不得不挣扎起来，想挣脱捆绑，侥幸的是，一下子就挣断了绳索，并且拔出了地上那些捆住我左臂的木钉。我把左臂举到面前，才发现了他们捆绑我的方法。这时我用力猛扯了一下，虽然十分疼痛，但把绑我左边头发的绳索挣松了一点，这样才能够稍稍把头转动两英寸光景。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捉住他们，就让他们跑掉了；他们一齐尖锐刺耳地大喊，喊声过后，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喊道：“陶尔哥·奉纳克”；眨眼之间，我觉得我的左手被百来枝箭射中了，象针一样刺痛了我；然后他们就象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又向天空射了一阵，我想有不少枝箭落在我身上，有的还落在我脸上，我就赶忙用左手遮住了脸。这一阵箭雨过去以后，我禁不住悲痛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又挣扎着要脱身，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放的那些还长的箭，有些人还想用矛扎我的腰部；还好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他们刺不进去。那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盘算着：我的左

手既然已经松绑，如果这样挨到夜晚，是很容易就能够恢复自由的。至于那些当地居民，要是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人一样，我自信还能够跟他们调来作战的最强大的军队拚一下。可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这些人看到我静了下来，就不再放箭。但是根据我听到的闹声来判断，我知道人数又增多了。我听到正对着我的右耳，离开我约有四码的地方，仿佛有人在干活，敲敲打打地足足闹了一个钟头。在木钉绳索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把头转过去，这才看见新建成了一座台子，大约一英尺半高，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台旁还竖起两三条梯子用来攀登，台上有个个人好象是一位显要人物，正在对我发表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长篇演说。说到这里我早该说一下，这位显要发表演说以前，喊了三声：“浪格罗·德胡尔·桑”。他刚一喊完，马上就有五十来个人走了上来，割断我头左边的绳索，这样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看到了要说话的人的风采和表情。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身材比另外跟随他的三个人都高，其中一个人象是跟班，身材比我的中指稍长些，正在替他牵着拖在身后的衣裳；还有两个人分站在他的两旁扶持着他。他表现了十足演说家的气派，可以看得出他使用了许多威协话语，同时又许下不少承诺，以表示怜悯和同情。我回答了几句，只是态度极为恭顺，我举目注视着太阳，举起左手，请它给我作证。我快要饿坏了，离开大船已经十几个钟头没有吃一点东西，我感觉这种生理要求太强烈，实在没法再忍耐了，就不停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东西吃。我知道这样做不礼貌。那位“赫够”很能领会我的意思。他走下台来，命令在我左右两肋竖上几条梯子，走上来一百多个小人，把盛满肉的篮子送到我嘴边；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就下令准备好，送了来的。我看见里面盛的是好几种动物的肉，但是从味道上却辨别不出是什么肉来。其中有烹调得很可口样子象羊的前肘、后肘和腰肉，但是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我一口能吃两三块；还有象枪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由于对我的身躯和食量表现了万分惊讶，他们尽快地供应，我又作手势表示要水喝。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知道给我一点点是不够的，所以非常敏捷地把一个头号大桶吊起来，然后把它滚到我的手边，并揭开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本来这就是很容易的，

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酒的味道很象勃艮地的淡味酒，不过更香些。他们又抬给我一桶，我又一口气喝了，并且作手势表示还要喝，可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我表演了这几件奇迹以后，他们欢呼起来，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叫了几声“海琴那·带古尔”，又跟起初一样，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他们向我作了一个手势，但是他们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高声喊着：“包拉赫·米渥拉”，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半空时，就一齐大喊：“海琴那·带古尔”。说实话，当他们在在我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把首先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一手抓住，把他们摔在地上。但是想起我刚才吃到的苦头，或许那还不是他们对付我的最厉害的方法，同时我也曾慨然答应顺从他们，所以马上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同时我想这些人既然这样慷慨地招待我、破费了很多，我自然也应该以礼相待。然而，暗地里我又不由惊奇这帮小家伙竟如此大胆，在我一只手已经松缚以后，还敢爬上来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害怕。过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再要肉吃了，皇帝派来一位大官走到我面前，这位钦差大人带着十二、三位随从，从我右小腿那里走上来，一直走到我的脸前。他拿出圣旨，盖着国玺的，递到我眼前，讲了大约十分钟话，虽然没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说话时样子却很坚决；他有时用手指着前方，他指的原来是离开这里大约有半英里的京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道圣旨上说，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要把我运送到那儿去。我回答了几句，可是毫无用处，我用那只松着的手作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他似乎很能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作了个手势告诉我他不能同意，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但是他又作手势叫我放心，我一定会吃肉吃，有酒喝，待遇非常好。这样一来我又起了挣脱绳索的念头，但是，我又感觉到手上脸上的箭伤阵阵作痛，而且都已经肿起来，这是由于有的箭头还扎在里面；同时又看到敌人人数增多，我只好作手势让他们明白，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样，“赫够”和他的随员才放心地、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不一会儿，我听到大家一齐喊起来，“派布龙·塞兰”，我感觉到左边有许多人在为我松绑，使我能转身向右，撒泡尿舒服一下。他们很聪明，○

早就猜到我那样举动要做什么，于是都赶紧从我身边撒腿跑出老远，仿佛躲避暴发的山洪。我撒了很多，使他们大为吃发惊，在我撒尿以前，他们在我手上、脸上涂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膏，几分钟以后，箭伤就不疼了。我用了很有营养的饮食，精力恢复，又加上刚才的种种方便，不觉昏昏欲睡。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大约睡了八个小时；事实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医生们奉了皇帝圣旨，事先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药水。

大概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一被发现，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因此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于是立刻就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式绑起来，决定送给我丰盛的酒肉，又预备了一架把我运到京城里去的机器。

看起来也许这决定太胆大而危险，我相信在同样情形下，无论欧洲哪一位君王都不会效法他们的办法；但是我却认为这样做极为谨慎而豁达，因为假如这些人在我睡着时想法用矛、箭把我杀死，那么我一感到疼痛，当然会惊醒过来，说不定会激怒我，使出蛮力，一定会挣断绳索；那时他们既不能抵抗，就更不能奢望我的慈悲了。

这些小人是最出色的数学家，在皇帝的提倡和鼓励下，他们的机械学也发展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位皇帝是一位因崇尚学术而闻名的君王。

他有好几架装着轮子的机器，可以用来运送木材和其他沉重的东西。他经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舰，有的长达九英尺，然后用这种机器把战舰运到大约有三四百码距离的海上去。这一次五百个木匠、机器匠立刻着手建造他们最大的机器。这是一座装着二十二个轮子的木架，有三英寸高，大约有七英尺长四英尺宽，好像在我上岸以后四小时，他们才开始动工，我听到的那阵欢呼，就是因为机器运到了。他们把机器推到我身边，跟我的身子平行。但怎样把我抬到车子上是主要的困难。他们为此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绳索象我们包扎物品用的绳子那么粗细的，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一头绑在木柱顶端的滑车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捆得紧紧的抬上了机器。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掺在酒里的迷药药性已经发作了，我正睡得昏昏沉沉。一千五百匹都有四英寸多高的御马，拖着我向京城进发，前面我也说过，京城离这儿大约有半英里路

程。

我们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以后，一件有趣的事件把我弄醒了。原来车子出了点儿毛病需要修理，停了一会儿，有两、三个一时好奇的年轻小伙子，想看看我睡着了的模样，爬上了机器，轻轻地走到我的脸前，他们中间有个卫队军官把他的短枪尖深深地伸进了我的左鼻孔，象一根草一样弄得我鼻孔发痒，叫我大打喷嚏；然后他们也就偷偷地溜了，没有人看见他们，过了三星期，我才知道为什么那时会突然醒来。那一天，我们又走了不少路，夜里休息的时候，我的两旁各有五百名卫队，一半手持火把，另一半带了弓箭，如果我要想动弹一下的话，他们马上就向我射击。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又继续进发，大约在中午时分，离京城就不到两百码了。满朝文武在皇帝的率领下前呼后拥迎接我，皇帝要亲自走上我的身子，但大将军们却无论如何不肯让他冒这个天大的险。

停车的地方有一座据说是全王国最大的古庙。几年前一件大逆不道的凶杀案在这庙里发生了，就当地人虔诚的眼光看来，这是有污圣地的，所以他们搬走了一切服饰文物，只当作一般的公共场所使用。他们决定让我在这座庙里住。朝北的大门大约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宽，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大门两边都有一个小窗户，离地不过六英寸。御用铁匠从左边的窗口引进去九十一条链子，用三十六把锁把链子锁在我的左腿上。大街的那一边这座庙的对面，有一座至少有五英尺高的尖塔，在离开庙二十英尺的地方。皇帝率领着朝中显贵登上了高塔，以便瞻仰我的风采，因为我不可能看到他们，所以这都是后来听人说起的，据估计有十万以上市民出城来观赏我。虽然我有卫队保护，但我感到有好几次，有不下万人从梯子爬到我身上来。过了不久就有告示禁止这种行为，违者斩首。工人们看到我逃不掉了，就割断了一切捆绑我的绳子。我站了起来，生平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人们看到我起来走动，简直无法形容惊讶喧闹的情形。我左腿上有大约两码长的链子锁着，所以我可以在一个半圆里前后自由走动；而且因为拴链子的地方离大门不到四英寸，所以我可以爬进庙去，伸直身子在里面睡觉。

第二章

在几位贵族陪同下利立浦特大皇帝来看在押的作者。皇帝的服饰和仪容。学者们奉皇帝之命教授作者当地语言。他的温顺性格得到皇帝的欢心。他的衣袋搜查出的腰刀、手枪被没收。

我站起来四下张望，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看的景色。周围的田野象一片花园连续不断的，圈起来的田地象许许多多花畦。一般都是四十英尺见方，田地间总是夹杂着树林，树林占地八分之一英亩，最高的树也不过七英尺高，这是我的推断。我看了一下左面的城池，样子很象戏院里的城池布景。

我非大便不可，几小时以来就这样感觉。这本来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大便秘了。我又急又羞非常难受。最好是爬进屋子里去，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惟一的办法。我进屋以后就关上大门，链子的长度能让我走多远，我就走多远，一直走到最里面才把肚子里的不舒服的污物解掉。但是我就做过这么一回这样不干不净的事；我只有希望公正的读者多少能包涵一些，能够客观、周密地考虑考虑当时我的处境和受到的痛苦。此后我经常在大清早起来就立刻到室外尽可能扯着链子去办这件事。这也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每天早上在行人还没有出来以前就由两个特派的仆用手推车把这讨厌的东西运走。因为这关系到我爱好清洁的癖性，所以我才认为有对大家辩明的必要；不然我就不会噜苏半天来讲这么一件乍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的事了。不过听说我的敌人中竟有人利用这件事和别的事指责过我。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我又走到门外，需要呼吸一阵新鲜空气。这时皇帝已经从尖塔上下来，骑着马向我走来，因为那匹马虽然受过良好训练，见了我却一点也不习惯，它好像看见一座山在前面动来动去，不由

惊得前蹄悬空站了起来，他差点儿摔了下来。幸亏这位君王是一位出色的骑手，仍然能够稳坐在马上，这时侍卫赶过来按住辔头，皇帝才能及时翻身下马。下马以后，他怀着十分惊讶的神情，绕着我走了一圈细细地打量，不过他却一直在链子长度的范围以外走动。他命令厨师和管家把酒菜送给我，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听到命令就用一种轮车把饭食推到我手能够到的地方。二十辆车装着肉，十辆车盛着酒。我拿起这些车子，一会儿就吃得精光。每辆肉车上的肉足够我吃两三口的。每辆酒车上有十小坛酒，我把酒倒在一起，一口喝了下去；其余的几车，我也是这样吃的。皇后和年轻的亲王、郡主带着许多贵妇本来都坐在轿子里，离我远远的；但是皇帝的马受惊了以后，他们就下了轿，来到皇帝跟前。现在我要描写一下皇帝的相貌。他比臣子们高出大约我的一个手指甲盖，就只这一点已经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威武英俊的仪表，有着奥地利人的嘴唇，鹰钩鼻子，棕黄色脸皮。他面貌端庄，四肢匀称，举止文雅，态度庄严。他现年二十八岁零九个月，已经度过了青春时代。他在位已经七年，在他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一般说来也是所向无敌的。为了更方便地看他，我侧身躺着，和他脸对着脸，他站在离开我只有三码远的地方。后来我曾经多次把他托在手中，所以我的描写是不会错的。他的穿着非常简单朴素，样式介于亚洲式和欧洲式之间，但是他戴着一顶黄金轻盔，镶着珠宝，盔顶上插根羽毛。他手把着出鞘的剑，假如万一我挣脱束缚，他就可以用剑来防身。这把剑大约有三英寸长，剑柄和鞘都是金子的，有钻石镶在上面。他嗓音很尖，但是嘹亮而清晰。即使我站起来也可以听得清楚。贵妇和朝臣们也穿戴华丽，他们站在一起看起来就象铺在地上的一条绣满了金色、银色人物的女裙。皇帝不时地跟我说话，我也回答他，不过彼此一个字也听不懂。还有几位牧师和律师在场，他们奉皇帝的命令跟我谈话。我就用种种稍稍能讲一点的语言跟他们谈话，其中包括高地荷兰语和低地荷兰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利凡特等地通行的意、法、西、希腊混合语；但是毫无用处。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宫廷的人才全部离去。一支强大的卫队驻扎在我身边，以防止乱杂群众的无礼和恶意的举动；他们十分不安静地挤在我的周围，壮着胆子尽可能地靠近我。我在房门口地上坐着的时

候，有些人竟敢用箭射我，有一枝差点儿射中了我的左眼。带队的上校下令逮捕了六个嫌疑人。他觉得最适当的处罚就是把他们捆起来送到我手里。几个士兵就照着他的话办了，他们用枪杆末端把他们推上前来，直到我能用手够到他们。我把他们全放在右手里，先把五个放进上衣口袋里，轮到第六个，我作了个要生吃他的样子。那可怜虫拼命地狂叫，他们看到我摸出小刀来的时候，连军官们都感到不忍。但是很快我就让他们放了心，因为我看来很和善，马上用刀割断了绑缚他的绳子，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他拔腿就跑。我把其余的五个人，一个个地从衣袋里拿了出来，用同样的手段处分了他们。我注意到，无论士兵还是老百姓对我这种慈悲的表现都非常感激，后来朝廷也听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奏报。

到了黄昏时分，我好不容易才爬进了房子，在硬地上躺下，这样睡了一直约摸有两个星期。在这期间皇帝下令给我准备一张床铺。他们用车子运来了六百张尺寸普通的床，就在我房里安置起来。他们将一百五十张小床接在一块，作成一张我可以舒舒服服躺下的床，其余的也照样缝好，四层叠在一起。但是我睡在上面也不见得比睡在平滑的石板地上好些。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计算给我准备了被单、毛毯和被子，对于象我这样的一个人习惯了艰苦生活的人，这样的待遇也算可以了。

整个王国都传遍了我到来的消息，引得无数有钱人、闲人和好奇的人来看我。乡村差不多都走空了。要不是皇帝下了几道敕令，并且发表公告制止骚动，那一定会发生严重耕作和家务荒废的事情。看过我的人必须回家，这是皇帝的命令，没有朝廷许可证，不准走近离我的房子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大臣们却因此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税款。

与此同时，皇帝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地位很高，参预过这件机密大事，他后来告诉我，朝廷对我感到困难重重。他们怕我逃跑；我吃得太多，可能引起饥荒。他们一度决定把我饿死或者用毒箭射我的脸和手，立刻就可以把我处死。但是他们又考虑到这样一具庞大的尸体发散的臭气，会在京城造成瘟疫，还可能传染到王国各地。他们正在商量着这件事的时候，几位陆军军官来到了会议大厅的门口。他们中有两位军官被召见，向皇帝汇报了我刚才

处分六个罪犯的情形。皇帝和全体阁员都因我这种举动对我有了良好印象。所以为了我的缘故，皇帝颁布了一道命令：京城周围九百码以内的村庄，每天早晨必须交纳六头牛、四十口羊和其他食品作为我的给养；此外还要供给一定数量的面包、葡萄酒和其他酒类。皇帝指令这笔费用由国库支付。原来这位君王主要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生活，除非遇到重大事故，很少向老百姓征税，但是一遇战事发生，老百姓却必须跟随皇帝出征，生活费用要由他们自己负担。他又指派了六百人给我当差，发给他们维持生计的费用，并且在我的门口两边搭了许多帐篷让他们住在里面。他又下令，派三百个裁缝，依照本国式样，给我作一身衣服；还派了六位最权威的御用学者教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最后，要求他的御马，贵族的和卫队的马时常在我跟前操演，使它们对我习惯起来。大约过了三星期，所有这些命令都实行了，我在学习语言方面进步也很大。在这期间，皇帝常常来看望我，而且很喜欢帮助学者教我。我们已经可以交谈几句了；请求获得释放是我的最急切的愿望，他以不可以释放我，当然也就成了我学会的第一句话，我每天跪在地上重复着这句话。凭借我所能理解的，他的回答可能是：这必须经过长期的考查，不经内阁会议的决定，这是不必奢望的，并且首先我要“卢莫斯·凯尔敏·派骚·德丝玛尔·龙·恩普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发誓同他和他的王国和好。不管怎样，他们总会好好地待我；他又劝我用自己的耐心和谨慎小心来取得他自己跟他的臣下的欢心。如果他命令几个主管官吏来搜查我，他期待着望我不要见怪，因为或许我身边会带着几件武器，如果它们的大小能和我这庞大的身躯配得上，那一定是很危险的东西。我说我一定可以让陛下放心，我随时可以脱下衣服，把衣袋掏出来给他检查。我一面说话，一面作手势来表达这番意思。他回答说，依照王国的法律，必须由两位官吏搜查我；他也知道，如果不事先得到我的同意并且答应协助，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对我一直抱有好评，因为我一直表现得宽宏大量，为人正直，所以才把两位官吏的安全托付给我。他们从我身上取去的物件，将来在我离开时一定归还，或者按照我规定的价格如数赔偿。我就把两位官吏放在手中，先把他们放在上衣袋里，然后又把他们放在我身上的其他口袋里；除了两只盛表的小袋和一只秘密藏着